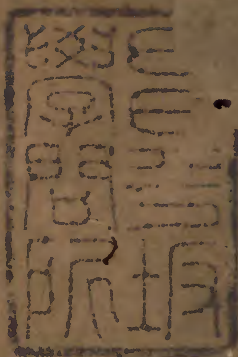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傳廿四之三十一



			五〇一	漢書門
二〇	四二	一三	號類	
冊	架	函		

庫文閣内			
二〇	五〇一	漢	
函	一三	書	
四〇	冊	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3
冊數	20 (13)
函號	279 50

正史廿四之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前漢書五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

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

蕭關師古曰在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

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數從射獵格

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吳楚反時為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

軍印故還賞不行文類曰廣為漢將私為上谷太守數

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

萬曆二十六年

前漢書卷五十四

一

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温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确謂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

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勒習兵擊匈

奴中貴人者將數千騎從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

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

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廣曰是必射鵠

者也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雕廣乃

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

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

師古曰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

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

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

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廣上馬與十餘

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時

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

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

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
人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

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
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

於簡易故行道之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
中而不立部曲也

也便安利也音頻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
面反其下亦同

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
銷無緣師古曰鏹音譙郡之譙温器也銷音火玄反銷

卽鏹也今俗或呼銅鏹音姚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
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

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
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

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
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車租皆入幕府此

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
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

識正部曲行伍管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曰至明軍
簿文簿

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

師古曰卒而其工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

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

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

軍伏焉是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驍
驍安國

于蹇之亡莫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為

明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父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
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
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

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
射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亡失多為虜

所生得師古曰當謂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顯陰侯
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顯陰侯嘗夜從一騎出

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

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救韓將軍蘇林曰韓將軍後徙居
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

尉與俱師古曰奏請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
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
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執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

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
伏師古曰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

憺師古曰夫報忿除害
指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
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

節師古曰嘉靖九年刊
日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奇曰彌以臨右北平盛秋師

日盛秋馬肥恐虜為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
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
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
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
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
建率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
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克
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也充本法得首
之科着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而廣軍無功後三
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
廣軍士皆恐廣適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

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

國陳外鄉師古曰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大公簡空卻敵以大黃參

日服音二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更士無人色師古曰

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師古曰軍中服其勇也明

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

追師古曰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歸漢法博望

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

相賞師古曰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

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

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

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

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

中師古曰在名聲出廣下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

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

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

猶凡材能不及中師古曰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

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

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

吾為隴西守羌嘗友吾誘

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草

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

輒分其戲下職讀飲食與士

生產事為人長爰辭如淳曰

緩意其美而通其言射亦天

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與人

狹以飲事以射為戲如淳曰

見水士平不盞飲不近水不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

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怒

數困辱及射不中不中不

嘉靖二年刊

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
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
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
而今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
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
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
前死單于師古曰致死大
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
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

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
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
日以積兵走之師古曰走
道師古曰去合也東道少
屯行蓋晏曰以水草廣辭
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
迫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
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
為奇不稱師古曰言毋令
角反奇音居宜反

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
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大將軍亦欲
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
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劉放曰莫府
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
大將軍既不許廣難而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
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
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
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
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
迷也在後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不及期也 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

萬曆二十六年刊

五百七十三

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問

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

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劉奉世曰此兩莫

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史令上簿

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剄耳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

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

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

師古曰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

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蔡盜取三頃頗嘗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

畝葬其中

師古曰需音人椽反

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驃騎將

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

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

其父

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

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

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

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地形積高故云上

上音時掌反驃騎將軍去病怨發傷青射殺敢去病時

他皆類此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

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

與侍中貴人飲以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後愬之上上

召禹使刺虎懸下國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

以劍斫絕纒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繼絡上

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

匈奴後人告禹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其

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

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

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

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

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

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

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

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所指名處師中之也扼音厄願得

自當一隊師古曰願得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

專鄉貳師軍師古曰止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

高漢傳九

高成

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巨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置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
 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
 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
 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
 河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
 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
 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泥

野矣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

息也泥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

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

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

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

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

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

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千弩俱發對戰也

嘉靖九年刊

應弦而倒虜逸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
 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
 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
鼓進士而氣不起也一日士卒軍中豈有女子乎始
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
 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
 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
 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葦南
 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

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張虞曰三十一

曰三十秦共一箭也師古曰張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

說足也秦音去權反又音眷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

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單于自將

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匈奴官名也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

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

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

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

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

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畜與白馬熾當使精騎射

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

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

大喜侯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

呼也呼音火故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

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

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

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

隅下壘石張虞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塞衣卷

曰此說非也便衣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日

獨取也良父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

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為虜所

得後亡還六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

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

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天明

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

持二升糲一半冰如真曰半謂別別大升也時冬寒有

冰持之以期至庶虜部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

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

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

嘉靖九年刊

卷一百一十四

至塞者四一自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
 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之後聞陵降
 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
 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
 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
音欺謂詆毀也孟康曰媒酒教誠可痛
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
 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師古曰輜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
又音卷反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
敗匈奴之兵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
也暴指章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
當其罪也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
 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督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

老將生姦詐孟康曰生預詔彊督都尉路博德迎迺遣
 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

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救軍

漢書卷之二十四

漢書卷之二十四

三

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
巨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
大夫以李氏為愧師古曰取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使匈
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
我而後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
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
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帝坐陵上陵痛其
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
之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遠單于壯陵以女妻之
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皆也立為一土而主其人也

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
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
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
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
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
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循也握其足隲前之言可還
歸漢也後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未到
及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日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大言曰

漢已大赦中國毋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
用事師古曰子孟先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
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
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世師古曰謝以辭相向
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故故卿
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師為耳恐再辱李
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編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
去立政隨謂曰亦有意乎師古曰後而語之隨其陵曰丈夫不
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也
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

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厩監師古曰

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

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間

漢襲之師古曰漢襲之適曰漢天子我大人行也師古曰漢襲之

漢襲之師古曰漢襲之適曰漢天子我大人行也師古曰漢襲之

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

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

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

人充使募士兵侯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充士既至

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

武等會候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候王者昆邪

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足野戾沒胡中師古

趙破匈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

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

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

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

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

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候王等皆死虞

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

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

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臣賈曰胡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梓宜皆

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武謂惠

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

自抱持武馳召盪盪地為坎置温火師古曰温謂聚火無炎者也音於云

反焱音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也覆音芳日反踏其背以出血武

氣絕半日復息惠等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突遣人

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曉諭令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

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莫降者赦罪舉劔

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

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

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積

山富貴如此殊若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

復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

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

是如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死王殺漢使者頭

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

不降明師古曰若我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

從我始天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

延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也音工絕不飲食

言不食反師古曰舊米粟之窖也音工絕不飲食

言不食反師古曰舊米粟之窖也音工絕不飲食

匈奴以為神乃從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羖羖不得

歸無方曰羖也然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其不歸也

音人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

至音古曰無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去

日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

師古曰軒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也

也繳音研音反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

警又音巨音反武馬畜服音反廬音反王死後天

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所音反石曼受

從去其父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武復窮

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

武父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

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

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

奉重服虔曰從至雍城陽宮扶替下除張晏曰主扶重

屏之音反觸柱折軼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

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宣騎與貴門駙馬等

駙馬師古曰言駙者而為駙也貴門駙馬天子駙馬推

隨駙馬河中溺死在騎正初使孺卿丞掾不為行這恐飲

藥而死來時夫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
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朝露見日則乾何又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
官師言曰言言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三太初元年更名保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
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二云武
曰武父子在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
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
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

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
已死久矣師古曰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音扶問反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
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音扶問反陵惡
自賜武師古曰音扶問反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
見所作以侯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
曾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
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里
之室服說也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
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驍同音一侯
比脫音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

號哭歐血旦夕隔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
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遣教使者謂單于言天
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
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
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
陵雖驚怯令漢且肯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
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此陵宿昔
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

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從

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墮

回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焚耳而說者莫欲改物為勿非也武以始元六年

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

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

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

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

嘉靖九年刊

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
 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
 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
 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
 欲久其事以見寬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
 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
 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
 帝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又之衛將軍張

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

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

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

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

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人不餘財皇后父平

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

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

老子前坐事死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

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

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

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何造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

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

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

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

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

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辛師古曰恂恂誠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

實之故非有所言呼而人爭歸起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

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始古并居氏食魏又謂昔夏炎刑華皆以善然皆各宜
育對自丞琳黃露我操于定國大同景未品京共号聚

王并與皆也言宜帝亦重與與定而雷光凡
並為各亞昔且然古殊之羅不蕭日昭凡
王并與皆也言宜帝亦重與與定而雷光凡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前漢書五十五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

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

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媼者婢

女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者之號非生青青有同好兄衛

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

姓為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

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志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

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

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師古曰民母孺也師古

嘉靖六年刊

之門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畜本云牧青嘗從人至

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爲兄弟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雀鷩即足矣安得封侯

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

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無子

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廼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父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徒篡之師古曰篡取曰篡故得不死

上聞廼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

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

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堂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

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

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

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

籠城師古曰籠讀與籠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驍衛尉

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

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

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

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

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有之北逐至干隴西捕首虜數千

嘉靖八年刊

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

北地郡之北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

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使建築朔

方城師古曰蘇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

日謂其俗貴少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

為邊害張曼曰從邊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

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

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

高關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

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

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日斬

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曼曰伏於隱三千一十七級師古

日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執訊獲醜師古

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

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眾語在匈奴傳元

朔五年春令青將二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

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

嘉靖八年刊

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軍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侯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
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
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女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
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
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
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
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
大將軍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
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

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
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
臣青子在繡襜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
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
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
曰傳讀曰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
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營旗
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封敖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
別為幡耳不名校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塞渾服侯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至
匈奴右賢王侯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嘉靖六年刊

也搏戰獲王封說為龍頡侯

師古曰頡騎將軍賀從去

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筭侯

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大筭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筭音普教

反奔亦

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

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二從大將軍獲王封

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

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即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

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

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

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

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

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

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

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

八百餘降單于

師古曰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

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閑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張晏曰正軍正

也閑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

建當云何

師古曰謂更斷其罪法何至也

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垂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

閑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

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責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

行間師古曰解在田解在田解在田解在田解在田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
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
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
也霍去病始疾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
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子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
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姚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與
取票姚之字耳字讀音音姚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師古曰言計其可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
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

下並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

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
胡侯也產名

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
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
亦單于

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

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是歲失兩將

軍亡翕煥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

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工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
曰也

嘉靖八年刊

乘齊人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

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

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廼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

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又道軍知善

水草處師古曰導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軍萬

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隄烏鎰師古曰隄

同鎰古戾字也討遼濮師古曰遼古速字也涉狐奴晉

名曰木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龍者弗取師古曰攝擊謂

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膠臯蘭下晉灼曰世俗謂

而多殺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

其首欽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

下昆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

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王也張晏曰佛徒

師率滅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

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即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

嘉靖八年刊

道廣將四千騎先全驀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
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驀至匈奴
引兵去驀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法而去
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疾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
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列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
如呼天為祁連祁音土裏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
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
謂以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攻祁連山揚武乎饒得
舟船鄭氏曰饒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得單于單
此饒得匈奴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
相西涂王張晏曰單于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
舉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令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

而舍之也捕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陔氏王
成則止也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
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
左庶長師古曰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再從票騎將軍
新遷漢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右千騎將王王母養一
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
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
將軍有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
以下千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未傳僕
嘉靖八年刊

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音為虜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

日選取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

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

親貴此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

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

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

於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

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

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擊渾邪王將見漢軍而

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

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

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

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

吐合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雁疵為

輝渠侯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雁之庇師古曰疵音禽

黎為河基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鳥黎大當戶調雖為

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於是上嘉去病

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

厥衆萌威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毗以軍糧接食并將

萬曆二十六年

前漢書卷五十五

五百四十一

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誅獍悍師古曰獍健行

捷悍勇也捷音丘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

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言能引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

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以

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以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

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其明年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

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卒其執

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

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

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

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

定襄即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

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師古曰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

馬罷師古曰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

也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

而適有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見單于兵陳而得

嘉靖八年

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剛亭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且入而大

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

日翼謂左右舒引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

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畜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

此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也向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

反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也如手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

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

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窳顏山趙信城

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會軍

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

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大將

軍引還過暮南迺相逢青欲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

師古曰簿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

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單于後得其衆右王迺去單于

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立呂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等師古

用反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師古

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師古

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董允之士

日董音重董允重董也堯時以重董周曰徐允約輕齋

秦曰匈奴師古曰苦字與董同音七六反絕大奉

師古曰輕齋者不以細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二曰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

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立于渠單以誅北車者音均

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座難疾師古曰濟弓盧灼

日水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

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禮於姑衍登臨翰海衆晏

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知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二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

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

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輿城不

失期從至檣余山師古曰檣音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

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樓刺

王伊即軒師古曰刺音之充反軒音居言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

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

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口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

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

為爵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

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

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靈關內侯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之票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

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口曰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

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師古曰安獨任安不肯去榮陽人後

為益州刺史即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止嘗欲

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起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顧念也上命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

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垂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師古曰小前視其從軍上為遣太官其數十乘師古曰廣

也在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

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闐判也服度曰穿地作

也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

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

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屬國即上所

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

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也桓廣地益也義

景曰土服子嬪師古曰嬪嬪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

遠曰桓也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左

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
 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第二人陰
 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
 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
 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
 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又不
 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曾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
 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尉暹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右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
 皇后師古曰風讀曰風皇后言之上一廼詔青尚平陽上如淳曰本陽信

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家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
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大將軍青師古曰青亦凡也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
 并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
 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
 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兵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
 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曰事景帝至武帝立八
 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

嘉靖八年刊

前集卷之五

一

七

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
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出定
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稟騎失期當斬贖為
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
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後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師古曰木名也在朔方比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
歲後竟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祖事景帝武帝立一歲以左內史為

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
崩為將軍軍此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
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
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檟人師古曰檟胡之縣也檟音下檟反又音丁外反檟音詳羽反武帝立

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
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言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
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南古曰以善言得見國
為侍中也每請命車也

河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樂浪
坐擅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日
出也

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

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

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邵

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

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

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

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

十歲後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

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

侯皆奪國征和中侯太子以衛氏滅而霍去病弟光

侯皆奪國征和中侯太子以衛氏滅而霍去病弟光

侯皆奪國征和中侯太子以衛氏滅而霍去病弟光

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王導書而天下之賢士大夫

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

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

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士之祐也人臣奉法遵職而

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也讀曰豫也此類也讀曰豫也此類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前漢書五十六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文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

業不必親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

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

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

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未

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關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

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

子大夫褻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朕甚嘉之子

嘉靖八年刊

一

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既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

韶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相之功以養天下也聖王已没

鍾鼓筦絃之聲采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

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其衆師古曰然猶不能反日以

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趙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

操或詩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

大衰而後息與鳥虛凡所為層層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

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

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

惠潤四海澤臻於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枯享鬼神

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敬獲惠澤洋溢施於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

亦延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

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

積也并合也欲其一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

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

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何枉者皆令言子大

之朕自發言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

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解讀曰解

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茂書陸錄漢

之辭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茂勉也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

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
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為作上天佑
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
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
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
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
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
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
鳥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

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規火鳥之瑞乃曰復哉復哉

見今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

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

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

斲而妖孽生矣師古曰斲古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

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因陶以喻造瓦治以喻鑄金也

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

禮記人年刊 前漢書下

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猶

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

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

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

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

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

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

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

曰率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此天意也王

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

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

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

嘉靖八年刊 前集卷之二 五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

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

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

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今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

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

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

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

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

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

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

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漸民

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

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

嘉靖八年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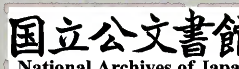
行美專下

六

樂

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其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文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俛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乾爛如此之甚者也師古曰口不道也胃犯也殊絕也扞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圻壞也所以泥飾也今也言內質弊壞不可脩治也

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亾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



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
 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
 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晉灼曰堂邊廡
 巖廊謂巖峻之
 廊也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
 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
 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
 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師古曰兩觀謂闕
 也大路玉路之車
 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夫帝
 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師古曰琢謂瑯
 刻為文也音篆又云
 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瑯
 刻為文也音篆又云

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
 以懲惡師古曰督視
 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
 也成康之時
 刑措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其衆刑者相
 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刑用
 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烏虜朕夙寤晨
 興師古曰夙早也寤
 寐之覺也興起也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
 憲師古曰憲法也未思所以
 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本
 謂農也今朕親耕籍
 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
 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
 氣充塞師古曰氛惡
 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
 不肖渾殺師古曰渾殺
 也渾殺雜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

庶幾手師古曰詳盡也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

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

繁而不得騁師古曰牽於文繁謂懼於文史之法將所繇異術所聞殊

方與方謂道也各悉對者千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言

不當忌畏有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仲

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

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

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詎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

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師古曰舜

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韶

物殺教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

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于河海師古曰謂若

武火師古曰武火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

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

於朝廷師古曰皆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

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有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各

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

曰見類 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

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師古曰武周武 兵伐紂故有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

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

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

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

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然則常玉不瑑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

書之學長則材諸位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

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取犯其上武王行大

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圉圉空

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

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師古曰申申不行轉

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非

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不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

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土之心造偽飾詐趨利

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謂古曰賊歟亡度竭民財在府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者相望而姦不怠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即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

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

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

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

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謂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

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

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

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

同

市古曰言小吏有為益者字貧窮孤弱苦失職

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寒遂

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

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古

曰訾與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

案久也故小材雖案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

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案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

渾散未得其貞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一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

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

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

官以使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

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

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

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虛心以

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言

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

而文未極豈惑虐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

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

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予大

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

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詩不云虐嗟爾君子毋常安

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

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景大也言人君

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師古曰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

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恣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

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

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師古曰函建日月風雨以和

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

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故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

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

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

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

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

嘉靖

行

三

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
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凡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
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
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
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
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
謂命命非聖人不行稷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
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

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
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聚相遇則有耆老幼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絜
明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又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
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賈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
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
為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樂循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師古曰亡嘉唐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運第九

天下得桀紂浸微寢滅浸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

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蹇致明以微致顯

師古曰蹇是以前言是以堯發於師古曰謂從唐天子之位舜與庠深

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也師古曰能盡衆小則其以者著

地詩云惟此文王小心師古曰能慎至微則著明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

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也業業念懼也善積而名顯德音而

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之形之積惡在身猶火之銷也

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法凡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憐也師古曰情懼者也夫善惡之

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故桀紂暴謾師古

與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

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加師古曰終陵夷而大壞夫暴

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浸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道

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先王之

纂錄八年刊 介美書二下 十五

抹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古曰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

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

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

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師古曰

次也抹謂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

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

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禹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改弊

之政師古曰言政和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

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

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師古

言塵能勿失爾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古

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

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

嘉靖八年刊

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

國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

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盤而陵夷若是意者

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詭達也試述

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返謂還歸也夫天亦

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也

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

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

也師古曰器讀與器同音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庠此民之所以

也師古曰器讀與器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家

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

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

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務此而亡已以迫楚民師古曰楚音子

反師古曰反謂轉棄也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植寔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美饒也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

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

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

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

嘉靖八年刊

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

於舍而茹蔡愠而按其癸師古曰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

園夫紅女利虐師古曰紅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

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

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

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

于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

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

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之賈者庶

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

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

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

儀休之相魯上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

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

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

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

嘉靖八年刊

天子不令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

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

說滅息師古曰辟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

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父之王問仲舒

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

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師古

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問也聞昔者魯君

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名惠謚也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

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

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五伯比於他諸侯

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

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

嘉靖八年刊

可美專二二

人之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

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豪未

上師古曰所作主父偃使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

焉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

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公

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位至

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

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

凡相兩國輟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

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凜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

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

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

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

尖師古曰皆其舉主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復數十

閒

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極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

篇
師古曰

董仲舒傳卷第二十六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主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焉
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及聖人
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
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
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
未及虛游夏而曰筦晏鼎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董仲舒傳卷第二十六

前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前漢書五十七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
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
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
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遙
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
欲稱片故為此名也相

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孝

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財
也以家財多得拜為郎也

武騎常侍
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

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
忌本姓莊

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
遊漢明帝諱故遂為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

萬曆三十六年刊

前漢書卷五十七

一

五百三

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

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

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

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

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

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僅謂奴程鄭亦數百人

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

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眾一坐盡傾

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白竊聞長卿好之願

以自娛師古曰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引也是時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

甚都師古曰都開美之稱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

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

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孫大怒曰女不

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

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

以為生師古曰賁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盡

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之處緊土為盧以

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相如

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温酒火盧失其義矣與庸保雜

身自者犢鼻禪師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容反

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

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則酒之賤人之役師古曰昆

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昆

也酒音先禮反少財也師古曰昆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穎

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

百入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

天子田獵犬也待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

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

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

故給札以書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

此音狀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為齊難師古曰難

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

此三人為辭師古曰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

真靖八年刊

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師古曰風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

曰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

者出田師古曰田罷子虛過苑苑有先生

乎子虛曰樂獲多乎白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

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

容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

海濱列卒滿澤采罔彌山師古曰罔

菟轉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

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

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能以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

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僕下車

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

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烏足以言其

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

唯師古曰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

臣之所見嘗特其小小者爾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

里其北有山焉其山則盤紆澗澗郭璞曰

今崆峒差日月蔽虧張揖曰崆峒

葛藜葭郭璞曰藏葭草中牛馬芻藜也似藜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葭音郎藜葭

音兼綴菝音秋東牆張揖曰東牆實可食胡菝米也蓮菝音秋

藕觚蘆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師古曰觚蘆尾魯也奄閭軒子張揖曰奄閭萬也子

可治疾射于舊草也生水中楊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師古曰勝舉也不可盡舉

而圖寫之言其多也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柳

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芟也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龜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

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鼈鱗甲有文鼈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蛟音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

紀鼈音徒河反又音大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柟豫章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榿音便又

音步田反即今黃榿木桂椒木蘭檗離朱楊師古曰桂也榿音南今所謂榿木

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檗黃檗也離山梨也朱楊亦莖柳也生水邊

檀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棗棗也師古曰棗也

今之軟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檀音側加反棗音弋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莖反芬芳言橘柚

之氣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宛雛似鳳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

鳥形如翟而五采文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其下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

則有白虎玄豹曼蛇郭璞曰曼蛇大獸似狸長百尋

也似狐而小曼音萬曼音延延音岸師古曰於是乎

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專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舉以為類

專與楚王乃駕馴駁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用鋸牙食虎豹擾而

萬曆二十六年

前漢書卷二十一

六

駕之以當駟馬也
師古曰駟音句
乘彫玉之輿
輿而彫鏤之
靡魚須

之撓旗
張揖曰以魚須為旗柄
張揖曰通帛為旂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撓旗

即曲旗也
音女教反
曳明月之珠旗
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旂也
建干將之

雄戟
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
左烏號之彫弓
張揖曰黃帝

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顛顛拔墮黃帝
右夏

服之勁箭
伏儼曰服盛箭器也
夏后氏之良弓名煩
陽

子驂乘熾阿為御
張揖曰陽子伯樂也
秦繆公臣姓孫

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
未舒言

獸也
楚蚤蚤麟距虛
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

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郭
鞅野馬轉駒
張揖曰鞅過也

此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
音郭璞曰騊音徒
騊音徒

乘遺風射游
張揖曰游音遊
音遊

倏伸倩泚
張揖曰倏音舒
音舒

動森至
師古曰森音森
音森

不虛發中必決
師古曰決音決
音決

乎心繫
張揖曰自左射之貫骨也
音貫

獲若雨獸揜少蔽地
師古曰揜音揜
音揜

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
郭璞曰弭音弭
音弭

覽平陰林觀壯士之暴怒
與益獸之恐懼

亂受誅
蘇林曰誅音誅
音誅

嘉靖八年刊

畫也言狀有倦極者要而殫觀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

取之力盡者受面有之矣則於是鄭女曼姬者言其色理曼澤也

紵縞縞紵紵也縞鮮也也今之所謂素也也師古曰紵雜

織羅垂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縠積寒縞縞縞縞谷

師古曰縞積即今之常帶古所謂縞委屈如豁谷也縞

積也言縞積文哩通身所著或縞縞或縞或縞或縞也

音壁縞音粉粉排排揚袍戌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也

測殺反音粉粉排排揚袍戌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也

其降殺之美也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

音霏也音古飛字也反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

飾也音古飛字也反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

也此自言鄭女曼姬者言其色理曼澤也

扶持楚王車輿也倚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

為荷翁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呬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也師古曰拂羽蓋謂飛織也垂鬢

之歲粧師古曰錯雜也繆繞玉綏師古曰以玉飾綏謂

綏即今之所謂采繆垂鬢者也眇眇忽忽若神之髮鬣

郭璞曰言其容飾音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於是乃

羣相與獠於蕙圃古文穎曰宵獠為獠師謂之神也於是乃

隄師古曰髮無物罕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

音丁揜翡翠射駿驤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羽者曰

毛黃腹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似山鷄而小冠背

明今俗呼為山雞非也鷓音峻赤光似山鷄而小冠背

施師古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餘弋白鵠連駕

鵞也連謂重累獲之也其鳴音胡沃反駕音加雙鶴下

嘉靖八年刊

玄鶴加師古曰鶴鶴也今關西呼為鶴鹿山東通謂之

鶴音來奪反鶴鹿鶴將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

妙既中白鶴而連駕鶴又下念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鶴

張鶴曰鶴水鳥也蓋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揚旌拙張

龍舟鶴首天子之乘也師古曰鶴音五歷反揚旌拙張

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拙音大可反張翠帷建羽蓋郭璞

之船上也師古曰翠帷惟罔毒冒鈞紫貝郭璞曰紫貝

翠色也羽蓋以雜羽飾蓋罔毒冒鈞紫貝郭璞曰紫貝

師古曰貝水中介從金鼓鼓謂鈺也吹鳴籟張

曰籟也榜人歌張揖曰榜人船長也主倡聲而歌者也聲流喝郭

音一介反斯音蘇奚反水蟲駭波郭璞曰魚鼈涌

泉起奔揚會郭璞曰暴礪石相擊琅琅礪師古曰

石也礪音盧對反礪音口蓋反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條

者擊靈鼓起烽燧師古曰靈鼓六面車案行騎就隊師

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纒乎浮郭璞曰浮般乎裔裔郭璞曰

貌也師古曰纒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臺

宋王所賦者言其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

高出雲之湯也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藥草名其根主和五

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故合之於藥桂五味

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焮自以為娛師古曰將

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機上臣竊觀

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嘉靖八年刊

前集卷二十一

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王悉境

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

獲以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片言使何名為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

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

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

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

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二者無一可

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

軍而於齊無所負齊力而反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

張揖曰成山在射乎之罘射乎之罘射獵其

邪與蕭慎為鄰郭璞曰蕭慎國名在海上也師古曰

谷為界師古曰湯谷曰所出秋田于青丘服震曰青丘

里仿徨平海外師古曰吞若雲夢看八九其於曾中曾

不帶芥張揖曰帶若乃傲儻瑰璋異方殊類師古曰儻

也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師古曰崒興萃同萃集尤切其

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為堯司

草木為堯司徒敷王毅率萬事師古曰言其然在諸

嘉靖八年刊

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

獨至也言至此國為客也若是以王辭不復師古曰復

反報何為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

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

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

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齊列為東

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指國險限越海而田師古曰

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

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

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

自損也師古曰卑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觀

夫巨麗也師古曰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文穎曰蒼梧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

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紫淵徑

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終始霸產出入涇

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

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

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天出

去也音牽下鎬潦漓紆餘委蛇營其內音牢水名

也出鄂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干渭霸產涇渭豐鎬

潦灑是為八川言經管其內信則然矣地理志鄠縣有

灑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

經星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作水
俗人因名沈水乎潯鄂縣潯水今則
以名人不識也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
也愛東西南北馳騫

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沓也
出平微丘之闕服虔曰丘

俱起象行乎州於之浦師古曰水
可君者曰徑平桂

雙闕者行乎州於之浦師古曰水
可君者曰徑平桂

林之中如存曰桂過乎決奔之壑
大荒之野也

凡言此者若水流之汨乎混流順阿
而下師古曰

長遠也決音鳥朗反汨乎混流順阿
而下師古曰

汨音于筆反赴隘隘之口相迫近
者也

堆埼張揖曰穿石大石也埼曲岸頭
也師古

郭璞曰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音子入反言水之馳波跳沫汨急漂疾郭璞曰急音許

泥如髮鼎沸也水之馳波跳沫汨急漂疾郭璞曰急音許

水波急馳而白沫悠遠長懷寂寥無聲郭璞曰懷亦歸

跳起汨急然也師古曰言肆乎末歸然後灑滿潢潢

長流安濤肆乎末歸然後灑滿潢潢安翔徐徊郭璞曰

浩焉音式少反潢音胡廣反漾音弋安翔徐徊郭璞曰

也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師古曰言東注大湖郭璞曰

湖在吳縣尚書衍溢陂池郭璞曰言溢而水出於湖

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唯龍也如淳曰

則單作高形若螭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魚

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出華山穴中三月

魚漸離李奇曰龍門之限則得為龍矣漸離末聞

師古曰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

黃頰師古曰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鮪音工

音比目魚也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得行鱗

奮翼師古曰捷音鉅言反掉音背徒釣反潛處乎深巖郭

曰隱岸魚鼈謹聲萬物聚駭音師古曰謹詳也影多也

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

的皪光貌也江靡江邊靡也蜀石黃璽水玉磊砢蜀石

次至者也郭璞曰璣石黃色水玉水精也師古曰璣

爛爛采色皓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叢積璣璣

鳴鵲鴝鴒鴛鴦屬玉也張揖曰鵲大鳥也郭璞曰鴝鴒

嘉靖八年刊

大長頸赤目紫紺色鸚音肅鵠音保師古曰鸚音古鸚字

音之欲反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鳥而高有毛冠

深間有水鳥大於鸞而短尾其色紅白煩鶩庸渠郭璞

鶩鶩屬也庸渠似鳥灰色而雞脚一名章箴斑鶩庸渠

曰箴斑似魚虎而蒼黑色鶩鶩頭鳥也盧白雉也郭璞

曰盧盧鶩也箴音針師古曰盧郭診是也白雉不浮水

上斑音皆鶩音火交反羣浮乎其水沈沈池濫隨風澹

淡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深澹師古曰沈澹音澹

奄薄水嗜張揖曰奄覆也郭璞曰薄遊戲也樂善善道

爵菱藕張揖曰菱菱也郭璞曰藕水草藻聚藻也師古

才汝反爵於平崇山轟轟龍從崔魏郭璞曰魏音籠從

音才總反崔音深林巨木斬巖參差貌參差不齊也巖

音士街反參音楚九峻截薛南山我我今在醴泉縣界

林反差音楚百反九峻截薛南山我我今在醴泉縣界

巖又音在割五巖地龐錡雅萎坼坼張揖曰推萎高貌

曰推音頰水反萎音卒鄙反郭璞曰坼坼音坼坼音坼

音隆屈宏折貌龐音魚晚反錡音蟻坼音坼坼音坼

說並通郭音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吟

清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吟

間阜陵別鳴郭璞曰阜音呼阜陵之形容也鳴水中

反鳴音禱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陵之形容也鳴水中

嘉靖八年刊

鬱壘登降施靡郭璞曰隱麟鬱壘堆壘不平貌麟音洛

猶連也郭璞曰破池郭璞曰破池旁積貌允溶注

流溪谷之間也師古散渙夷陸然也師古曰散渙分散而渙

夷平也廣亭臯師古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候於亭隰

平曰陸張得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被

以江離糝以靡無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留夷新夷也師古

夷乃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

對街之手鼓中八則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

揭車衡蘭師古曰揭音巨反芡音荷上齊也師古曰

藁本師古曰藁音白根似芡藟音藟音藟音藟音

若蓀也如淳曰歲音歲音歲音歲音歲音歲音

也杜若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

作也杜若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

歲音之林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黃礫

草類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

或者蓀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

曰蓀音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

音文蓀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蓀也

離靡廣行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應風披靡吐芳揚

烈師古曰烈氣也郁菲菲衆香越郭璞曰香射散也貯音

寫掩夢必第師古曰掩夢必第師古曰掩夢必第師古曰掩夢必第

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隱夫莫棣師

之山櫻桃莫音於六反棣音徒計反荅選離支張揖曰

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雞羅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師古曰馳猶延也一

反戈揚翠葉抗紫葢師古曰抗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

扈昭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沙棠櫟楮張揖曰

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

也葉辛初生可食音歷櫟反華楓枰櫪師古曰華即今之

脂可為否今之楓膠香也爾雅云一名櫟枰枰即平仲

木也櫪今黃櫪木也華音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櫪音

盧留落胥邦仁頰并閣張揖曰華音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櫪音

作索師古曰仁頰即賓根也頰字或作櫪檀木蘭孟津

檀檀別名郭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

璞口櫪音纓郭璞曰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後甫也師古曰暢

通也通謂上下相稱也後音峻楸古茂字也暢攢立叢倚

連卷欝倦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

音巨專反欝音詭崔錯夔師古曰崔錯交雜也夔委蟠

力爾反倦音詭崔錯夔師古曰崔錯交雜也夔委蟠

反斃古坑衡師古曰坑音口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師古

可反坑字或作抗言樹之支垂條扶疏落英幡纒

疏四布也英謂華也幡纒紛溶蒨葵倚從風郭璞曰

飛揚貌也纒音山爾反紛溶蒨葵倚從風郭璞曰

氏反妮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蒨音山交反蒨

萬曆十年刊補

蜺旌

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鏤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

靡雲旗

張揖曰畫熊虎於旗為旗

似雲

前皮軒後道游

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

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

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

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鄭氏曰

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

大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扈從

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師古曰四校者闡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

也

也

鼓嚴薄縱獵者

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也師古曰縱放也

江河為法泰

山為櫓

蘇林曰法獵者圍陳遮禽獸也郭璞曰櫓望樓

登泰山而望獲言田

車騎雷起殷天動地

後陸離離散別追

師古曰陸離分散也

淫淫裔裔緣陵

流澤雲布雨施

郭璞曰言徧山野也

生貔豹搏豺狼

郭璞曰貔也音

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

手熊羆足罽羊

張揖曰熊

黑色羆如熊黃白色罽羊羆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罽

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羆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蹙

獲而

縵白虎

張揖曰著白虎文縵被斑文

師古曰被謂衣

也

縵豹之

跨壅馬

師古曰

陵三峻之危

下積歷之坻

師古曰積歷沙石之貌也坻水

徑峻赴險

也

越壑厲水

師古曰厲

推蜚廉弄解廌

郭璞曰蜚廉龍雀

曰解廌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于朝廷主觸

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从手

今流俗讀作椎擊之椎失其

格蝦蛤鋌猛氏

義矣解音蟹廌音丈介反

孟康曰蝦

蛤猛氏皆

萬曆二十六年刊

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
名猛氏師古曰鈇鐵把短矛也蝦音遐蛤音閣鈇音蟬
絹要裹射封豕者郭璞曰要裹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

古曰絹謂羅繫也音工犬反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張揖曰脰頸也師古曰言射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翺
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衰視也然後

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短驅也儵復遠去師古曰儵然疾遠貌流離輕禽
楚履狡獸困苦之也轉白鹿捷狡菟郭璞曰狡菟健
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追怪物出宇

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變弱滿白羽文穎曰彎
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鏑射游臯櫟蜚遽張揖曰
為蒞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射游臯櫟蜚遽

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臯臯羊也以人長脣被髮食人擇肉而后發先中
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弦矢分藝殪什為藝一發死為殪

郭璞曰什斃也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
藝也藝謂射的即今之梁上檠也藝讀與藝同字亦作
臯音魚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遠也凌驚風歷駭焱

曰焱謂疾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虛無寥廓與
之高故能出飛鳥藺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
之上而與神俱也

亂其行也道孔鸞促駿驥郭璞曰道促皆迫捕之拂翳鳥
伍也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色之鳥名曰翳鳥也

拊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擔乎襄

羊降集乎北紘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紘八
萬曆二十六年

璞曰襄羊猶彷彿也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拚乎反鄉師古曰拚然疾歸貌歷

石關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

古曰歷謂歷經也履音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在雲陽東南

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

西明池濯鵠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以刺船也鵠即鵠首之舟

也濯音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近渭掩細柳郭璞曰觀名在昆明池

南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也鈞獵者之所

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閭轢郭璞曰徒步也閭踐也轢輾也音來各反馬

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也與其窮極倦

欲驚憚讐伏郭璞曰窮極倦欲疲憊也驚憚讐伏讐怖不動貌師古曰欲音劇憚音丁苟反讐音

之涉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填坑滿谷

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顛

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也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撞

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也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

之虞以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以靈鼉之鼓以

鼉皮為鼓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

之說皆非也陶唐常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

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閉筋骨縮栗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

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

蓋誘不視古今人表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

萬曆二十六年

何美書專二十七上

三二

二百十

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
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敬帝功七曰依
帝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

蕩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渝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

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

文成顛師古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

歌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也其音則

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

鏗鎗闐鞀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闐鞀鼓音也

切衡反鑿音託郭璞曰皆聲韶濩武象之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王樂也張揖曰象

之至於海南乃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鄢郢續紛激

楚結風李奇曰郭璞曰激是歌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

可狎玩者也狄鞮郭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

於前郭璞曰言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靡細若夫青琴

處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處妃者絕殊

離俗郭璞曰世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諲約郭璞曰

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也吳也亦芳溥也

酷烈淑郁郭璞曰香皓齒祭爛宜笑的郭璞曰皓齒

長眉連娟微睇郭璞曰連娟言曲視色授魂守心愉於側郭璞曰與接也師古曰論樂也於是酒

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

也似若有亡師古曰加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

閒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

也時休息以於此郭璞曰謂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

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

以贍氓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墾墾墾墾

日墾墾也音徒回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恣其多實波池

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侈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

罷之也發倉廩以救貧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

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襲朝服乘法駕建

華旌鳴玉郭璞曰鳴玉游于六藝之囿馳騫乎

仁義之塗師古曰郭說非也此六藝謂六經者也覽觀

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

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虞名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

嘉靖八年刊

斧戴雲罕擄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號雲罕之事也

也十一人故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樂樂晉詩云

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

之人使在位也脩容乎禮園翽翽乎書圃師古曰此

之嘉辭以代述易道郭璞曰脩絮放怪獸張揖曰先

復獵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

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

風而聽隨流而化焮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焮然猶焮

也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

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若此故獵乃可

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

精師古曰罷讀曰疲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

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跡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

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

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

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

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即亡是

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

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則取其要歸正道

嘉靖八年刊 命 卷下三

而論之解占曰言不尚其後庸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或已其意矣

吾人百是草木不野靡輟而刃無所食也夫以詰刻之

少於此賸之齊楚之車豈不殊若此夫不數千里而圍

斷樂不爾衆其志因家之如貪戰策之難限寸津不細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下 前漢書五十七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中言西南夷也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

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深率師古曰深大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

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也移師東

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師古曰南越為東越

嘉靖八年刊

越蒙天威子入朝所以云南夷之君西翫之長常效貢職

不敢情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師

日鳴衆口向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

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兵革

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師古曰以發軍之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

之士聞邊塞燧燔孟康曰漢如樓米實縣者契鼻頭有

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流汗相屬惟

恐居後師古曰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

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焉通侯如淳

中分也白藏天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終則

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其忠敬居位甚安

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楚中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

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無至也亡身死無名師古曰

也謚為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迹也終以

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

恥及父母為

刑

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寡

廉鮮取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惠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

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誠信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師古曰讓責也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

也方今由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

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咸諭陛下意

毋忽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

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

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

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師

請更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再駢者近蜀道易

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言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曰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

嘉靖年刊

郊迎師古曰迎於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蜀人以為

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

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

與尚公主同入元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乃厚分

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

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曰斥西至沫

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若南至牂柯為徼張

求徼謂以木石水為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通

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

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諫也乃著書籍蜀父老為辭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且因言其使指令

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

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

音於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沈江音鳥皇反

隨流而攘師古曰攘卻退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

反因朝冉從說定存邛笮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

鄉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

摺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辭異進

嘉靖八年刊

可美等

日

劉將

曰師古曰謂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屬靡勿絕

而已師古曰謂馬終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即

之塗師古曰謂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

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謂

也事也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

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仁者

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

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

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謂西南夷也鄙人固陋不識

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

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

也之人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師古曰覲余之

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程急不請為大夫

粗陳其略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師古曰

曰常人見之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

以為異也難知象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云臻至昔者洪水

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

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决江疏河灑沈澹災東

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而

萬曆二十一年刊 行 卷二十一 下 五 五

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

躬儼駢胝無肢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儼湊理也孟

胝無有毳毛也師古曰肢音步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

浹乎于茲師古曰林美也烈業也浹且夫賢君之踐位

也豈特委瑣握齒拘文牽俗師古曰握齒局陔曰不拘

也齒音反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

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絃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師古

也音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

德于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

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懷

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

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弑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兄不辜幼卑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索係之故

號泣也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

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鑿夫為之垂涕張揖曰狼

萬曆二十二年刊

是作抄

夫也。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集仰

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故乃關沫若張揖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徼狎

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創道德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恩遠安

長行師古曰遠也言疏師古曰遠也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疏

乎光明師古曰留爽未明也留爽閭昧得燿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夫拯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妙

業謂堯舜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

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曰

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

之中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

咸五下登三師古曰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五之上也觀者未覩指

聽者未聞言猶焦朋也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而羣

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藪無水也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

所懷來夫厥所以進師古曰陳之令并喪失其來意也噴然

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信也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

勞請以身先之敝屣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屣自抑

勞請以身先之敝屣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屣自抑

勞請以身先之敝屣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屣自抑

勞請以身先之敝屣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屣自抑

勞請以身先之敝屣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屣自抑

勞請以身先之敝屣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屣自抑

其後人有止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
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

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當稱疾聞居不

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歷是時天子方好

自擊熊豕馳逐擊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

忌吳王僚子也勇期責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

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

地師古曰李廣曰猝謂暴疾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

車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

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輿不及還輶人不暇

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師古曰軫車後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

之銜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銜心或出則致傾敗

以傷人也况乎涉藟草騁丘虛師古曰藟草茂前有

翻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

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師古

曰前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

也故鄒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

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懼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

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

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其辭曰

登陵施之長阪兮坐入魯宮之嗟我蘇林曰坐音馬坐

並也師古曰會重也嗟峨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之參差

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隍隍即崎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

江隍音反巖巖深山之涇涇兮通谷筓乎筓音龍古

字也師古曰涇涇深通貌筓音呼活反汨滅鞞以永逝

兮注平臯之廣衍師古曰汨滅疾貌也鞞然輕舉意也

音先合反觀衆樹之蓊蔓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蓊蔓蔭蔽貌榛榛盛貌

蓊音烏孔反蔓音愛榛音側申反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竭褰衣而渡也石

而淺水曰瀨音賴揭音丘列反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忘

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烏乎操行

之不得墓蕪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相如拜為孝

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林之

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臣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

曰就成也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

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形容甚臞師古曰臞

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也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以喻天子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

兮曾不足以少留師古也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

遠游師古曰竭去意也音丘例反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

建格澤之脩竿兮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

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葆也總係也葆即今所謂纛也建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

也垂旬始以為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也

為十二旒也師古曰慘所銜反

曳歲星而為髻張晏曰髻燕尾也

掉指擣以偃蹇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曲貌師古曰掉徒釣反蹇居偃反又

猗昵以招搖音灼曰猗音依倚反昵音年纏反張揖曰

攔攬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張揖曰彗星為

紅杳眇以玄潛兮焱風涌而雲浮蘇林曰

駕應龍象輿之螭略委麗兮

赤螭青虬之螭蟻宛蛇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

反蚘一糾反蟻力糾反宛於元反螭音延

低印天嶠

裾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張揖曰裾直項也驕

萬曆王六刊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

十一

也隆窮舉鬻也躩跳也連蹠句蹄也師古曰据沛艾赴

音据驕居名反驚五到反躩鉅縛反卷鉅圓反沛艾赴

蜈仵以佻佻兮張晏曰沛艾駢也赴蜈仲頸低仰也

反赴古有反蜈火幼反佻魚乞反佻音能佻放散畔聝驤以孱

顏舉也孱顏不齊也孱士顏反踳躩踳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

張揖曰踳躩互前卻也踳躩踳丑日反踳丑略反踳音過

駝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踳丑日反踳丑略反踳音過

字也麗力爾反蜈蠲偃寒怵莫以梁倚張揖曰蜈蠲掉

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蜈徒釣反蜈張揖曰蜈徒釣反蜈

盧鈞反怵音黜莫丑若反倚於綺反糾蓼叫暴踏以膠

路兮張晏曰糾蓼相引也叫暴相呼也踏下也膠著也

五到反踏音奔走也師古曰蒙葦蒙踊躍騰而狂趨張揖曰葦蒙飛揚也

然雲消師古曰按音利然雲消師古曰按音利

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陰之中師互折竊罪以右

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謂若士也師互折竊罪以右

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師互折竊罪以右

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悉徵

靈園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西南師古曰厲渡也左玄

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

明者太一索居也張揖曰陽山人陵陽子明也左玄

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神名也楚辭曰玄冥而

見之或曰前長離而後番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古曰

商音以出反廡征伯僑而役美門長詔岐伯使尚方處

廡征伯僑而役美門長詔岐伯使尚方處

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喬也

高也尚主也 伯僑仙人姓征名伯僑

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

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

古曰蹕止行人也 屯余車而

南族 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

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

錯兮雜選膠輅以方馳

以 相勇反 擊音女居反 滂音普

列聚叢以龍葺兮衍曼流爛

古曰龍葺聚貌 流爛布散也

室之砢磷鬱律兮洞出鬼谷

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

江越五河 張揖曰文河在燕

若青黃之河非九

者汝流沙 則川西至酒泉合

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

八紘而觀四海兮竭度九

張揖曰初融南方炎帝之

佐也 融身人面乘兩龍

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

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

從行也 殊音許真反 歷唐

張揖曰崇山 狄山也 海外

經曰 狄山 帝堯葬於其陽

故曰 九疑 曰 紛湛湛其差

其相紛挐兮滂鼻央軋

滂鼻 衆貌 軋 決 不 音

即反 滂音普 備反 決音

所林反 攢音所 宜反 攢羅

侈以陸離 陸離參差也 師

病反 痿音式 爾反 徑入雷

之堀礪歲魁 張揖曰雷室

衆鬼之所聚也 堀礪歲魁

變貌 砢音普 萌反 磷音力

江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

五色之河也 仙經說有紫

嘉靖九年刊 行 卷之三十二下

杭也地度也浮者泥沙中
師古曰弱水謂西極絕遠之
言絕度浮者乃去之沙流
水嫉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
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羲作
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
駿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
字飛 西望崑崙之軋勿荒忽
山廣表百里高八萬仞增城
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勿
泐音勿荒 直徑馳乎三危張
音呼廣反 排闥闥而入
至千二危也 帝宮兮載張
張揖曰玉女青 登闕風而逞
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張

酒也流沙與水漚行也
不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
甘下郎反 奄息葱極泥濫
忽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琴使女媧鼓之馮 時若駿
得道以潛大川

荆兩師使也張揖曰屏翳天神
今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
九重而有九井以玉為檻
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與崑崙山相近黑水出其南

吾乃今日覩西王母蒿然曰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
三足鳥為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
首石城帝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王母為西王
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椹几
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必長生
漢代謂之華勝焉音工老反字或作焉音享

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古曰音之談者
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其狀如人 四車竭來兮絕道
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
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崑崙云八
震者曰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亢 沆瀣兮餐

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瀣音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下

聖咀噍芝英芳張揖曰芝草也嘒瓊華之英漢食也

音機又音機傑稜尋而高縱兮張揖曰傑稜紛鴻溶而厲張揖曰鴻溶

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門也向視日月故景劍在下也

旁瀛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乃出以將雨師古曰豐隆

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備長也下馳棄遺

道讀曰導也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曰

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

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師古曰說飄飄有

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

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

問其妻對曰長卿夫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

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嗇生民師古曰

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師古曰

率邇者踵武聽逝者風聲文穎曰

者之遠述聽遠者之風聲師古曰

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

七十有罔若叔而不昌師古曰

不昌大焉逆失者誰能久存師古曰

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

雖是可觀也師古曰

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

大行越成文穎曰

德大行也師古曰

哉師古曰

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

夷易易遷也師古曰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師古曰

是以業隆於統保而宗冠乎二

后師古曰

前漢書卷之七下

厥所元終者彼卒師古曰元始也於也侯所也卒

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然

猶躡梁青登大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遠播厚泉

湧潘曼美師古曰潘曼美感大之意也湧音勿潘音奉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魄古曰旁魄被也上暢九垓下泝八

日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若南云若士謂盧

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

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機爾陞游原迴闕沫末

德比之於水師古曰始為昆蟲闔澤回首面

開昧昭晰師古曰始為昆蟲闔澤回首面

虞之珍羣傲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駭虞自擾而充死

瑞之導一萃六穗於庖師古曰言駭虞自擾而充死

獲周餘放龜于岐漢得之於岐山旁龜能吐故納新

千歲不招羣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

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嘗黃其何不

此說非也言招致羣黃及乘龍於池沼鬼神接靈圍賓

於間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人得之上林長陵

圍禮待之於間館舍中靈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

靈寶符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六

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墮杭休之以

燎應劭曰燎祭天也微夫斯之

為待也以祭亦立不亦而乎周禮曰介大也丘山也言

禪不亦進攘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也攘漢也爽

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

故先進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誦文穎曰諸夏樂貢百

變執贊國之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德率往初功無與二

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

相續而至不阿意者太山梁父壇場望幸蓋號以况

祭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上

下垂恩儲社將以慶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

下謙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挈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應劭曰挈也缺闕也如淳羣臣恩焉師古

或謂且天為質闡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

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張

亦各並時而祭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

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

為進越也文穎曰越也不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

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勸功中岳以章

嘉靖九年刊

前漢傳三十一

三十一

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

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

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

枝飾厥文作春秋一執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

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

聚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為七也俾萬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其

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

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乃遷思

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

應廣大富饒也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

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師古

孟露滂沛其澤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

可以游泳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積匪

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徧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也布

萬曆二十六年

六頁五

數劍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尹兮君

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股股之獸樂我君圃

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股與斑同字眈

眈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眈眈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厥

塗靡從天順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茲爾於舜虞

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

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獲

詩云鹿濯濯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

答以祉福也天既享之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與德而升

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玄耀煥炳輝煌師古曰玄讀曰炒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

也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依類託寓諭以

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

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

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

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

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此之謂也

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

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

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

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

有地道也有人道焉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

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

讀曰諷次下亦同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

卷之八 猶勢 冠 下之聲由終而未盡也 戲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一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一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前漢書五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

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

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了之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

病謂移書言病也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

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

時吉嘉禾興朱中不生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涸也

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浴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第

其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緩撫於交趾也渠搜遠

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

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

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于當世敢問

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

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

繫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

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

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

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

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

下別羣臣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罰當罪則姦邪

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

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

齊其業則無爭心各守其理則無所怨也此有天下之

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書六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

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

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

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

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

輕重之教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

師古曰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

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能法無所加刑也不

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

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

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

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

同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第奏天子擢弘
對也

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淳如

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
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

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

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
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

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

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

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銷金石者不累月夫

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變臣

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
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於衣

加純緣者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

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師古曰

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

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

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

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常

補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僉節養後母孝謹後

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

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

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弘迺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

汲黯白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

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

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

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

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嘉靖八年刊

可卷第...

五

四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
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黠言且無黠陛下安
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
先是漢帝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
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
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
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
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畫舉賢良師古曰畫古雙字也弘自見為
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越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與參謀議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也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

實內深師古曰意思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

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

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增撫國家師古曰墳音竹為反使人由臣子

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

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仁

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義則

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有知耻近乎勇師古曰不

也為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

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

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

從軍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封為列侯

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加有百薪之

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漢乞骸骨

拜賢者路上報曰古者嘗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

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

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

知謂知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

治道也此不自對不幸寤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

言不自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德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君其在精神止念慮

願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

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

嘉靖八年刊

至賀屈聲時壞以為馬殿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
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
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
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
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
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
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應劭曰禮貴有常尊卑
服有品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
也
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適讀曰適
也
也

內侯食邑三百戶

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出也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卒致千餘頭賣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
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
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
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
此無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
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

嘉靖八年州

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

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

數歲乃罷式式歸後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師古曰倉府所積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無以

盡贖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

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式又

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

上於是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

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

止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中

躑而牧羊師古曰躑即今之鞋也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毋令敗羣上奇其

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

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

為相會曰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

節其黨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

師古曰國家威而不見是與犯臣願與守男師古曰子男及臨菑晉等

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死上賢之下

漢書卷之六

前漢書卷之六

七

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

之師古曰奮憤激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商齊相雅行躬

耕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隨牧養畜軌分昆弟更造師古曰

日也興謂發軍止書助官徃年西河歲忘率齊人入粟師古曰

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休石慶為御史大夫式

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右師古曰罷上由是不說

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責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

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平乘治尚書事歐陽生

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魯無資用嘗為弟子都

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時行貨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刺策為掌故功次補

廷尉文學卒蘇林曰秩六百石傳亦有也在項曰

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然儒

於武師古曰口弗能發明也特張湯為廷尉廷尉盡

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

嘉靖八年刊

行漢書卷之八

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

之除為從吏師古曰從史者何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都矣師古曰錄史莫知所為

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

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

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

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

以寬為奏謝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

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以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

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

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師古

曰溝洫志云與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

國旁高中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

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

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

也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收租稅

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以故租

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

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繚屬不絕師古曰

言輸者接連不絕於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

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
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秦
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
張晏曰統察攝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
總覽也揖當作輯師古曰輯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
在玉瑞是也其字從
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
兆必辨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
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
之享薦也以
非常禮故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
經無其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
也開闢於
天地也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
猶中也非羣臣

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
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
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師古曰極止也周
禮曰以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
音如金玉之聲也以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
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
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
去象相因焉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
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
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
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
祖始也宗祀奉師古曰
宗集也六律五聲
曰六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
深也贊力
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
神樂各有所司以永嘉祀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二十八

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後祀

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雩來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德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

南始之辭也大元太初歷也本指謂白麟實鼎之屬也

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

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

為天所享也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見象日

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白日臣寬奉觴再

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

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

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

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

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楮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

以稱意任職故又無有所匡諫於上亦屬易之居位九

歲以官卒

替白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師古

鴻漸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漸

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

等皆有鴻之羽儀朱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

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府庫

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

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

安在何相見之

嘉靖八年刊

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技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解成也巳語終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
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卜
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無所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不可考校也應藎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
唐都洛下閑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磬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

漢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
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其各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終 前漢書五十八

為此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陸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
 言也言非也古謂掘地為虎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
 計之非謂禮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吏薦
 檮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當與止以為能遷太
 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
 守典之使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
 師古曰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
 之如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
 中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
 交私師古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湯曰豫居物以及列九
 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

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
 傳古義師古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
 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師古曰亭均也詞也言平必奏先
 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師古曰
 之也事獄訟之云也書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
 奏事即謹湯推謝蘇林曰深自推折而謝也師古曰鄉上
 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也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因為
 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青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氏曰坐
 罪常釋臣瓚曰謂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
 為此奏廼監掾史其所為師古曰謂其欲薦吏揚人之

善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

往釋湯所言臨古曰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其文

言上其察蓋為其大言息也其是上得湯此湯至於大

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

調護之尤厚其所也護保信也其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也請問也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

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

張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

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

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

此類繇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

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

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

入禁宮有大費出告給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

以轉法師古曰補助也以巧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

肝師古曰肝也論事既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

充其位而已無所造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

漢書卷八十七 酷吏列傳第七十七

所與未獲其利遂更並侵漁師古曰於是痛繩以師古曰公卿以下至庶人咸指湯湯言病上自至合視其陰師古曰貴如此匈奴來和親師古曰臺臣議前師古曰和親復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也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兵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國以空虛邊大困師古曰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

此景帝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薄臣

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

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山曰不能曰居

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師古曰山曰不能曰居

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至月餘匈奴斬山

頭而去是後臺臣震懼師古曰湯客田甲

雖賈人有督操師古曰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

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

田甲為賤賈人之交

嘉靖八年刊

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

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

不能為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數數在中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

師古曰飛變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

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

怨之謁居病卧間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

國以台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

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

死事連其弟第繫導官師古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謂

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

案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

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

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

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

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

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

嘉慶八年刊

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

相別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剛暴人也官至

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已而失官守長史訕體

於湯師古曰謂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嘗常陵

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

劫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曰湯且欲為

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及它

事女姦事事辭頗聞於夫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曾人輒知

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官亦奏請居事上以湯懷詐而

欺使使八輩簿責湯師古曰以文簿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

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

獄師古曰重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何多以對為

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師古曰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

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

葬

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羣自發出田信上
情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即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精力於職休沐不嘗出上行幸河東嘗立書

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作其事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為行

師古曰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文之天子下詔曰右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

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

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

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

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

之道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高六百

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

中大夫將軍光亮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夫

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
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
寒三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定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也
未生者也師古曰大臣位空則定爭奪之權也重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
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
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天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
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
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
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

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裝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上矣
曰君言奉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安世
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
屯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
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
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心畏已內憂矣師古曰已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焉師古曰女孫敬當相坐安
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
其意安世寤恐師古曰職與權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

卷之六十一

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
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
有私謝邪絕帝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與相見
也存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
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
而外陽距之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
而實今其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為議去也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
知士而薦之為欲置名迹遠權執如此為光祿勳即有

醉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

邪師古曰反如何以小過成罪即淫官婢婢兄自言安

世曰奴以恚怒証汗衣冠告署適奴師古曰適其隱人

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

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

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

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師古曰謂有刑也

而早成故為密室蓋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後為掖

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

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

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
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
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
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息
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賀
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彭祖又
小與上同席研書拍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
辭賀封又求指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
掖廷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
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

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

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修文學經

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

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

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

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減官

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

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產禁果積糴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富於大將靈光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

年春安世病上疏歸疾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

病朕其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

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切問反薄朕忘故師古曰薄猶嫌也

也君意嫌朕遺忘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

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祝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

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士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不巾不善一箭矛戟幢也麾班駟介

安復土起冢祠堂于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薨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趙

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

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第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

以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

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

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

也妄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

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

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師古曰元薨子放嗣鴻嘉中上

欲導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

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

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

服度曰私官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

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

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

師古曰祚鬪鷄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

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

大夫方進師古曰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

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刑對德曰謂諸捕時

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此使者不肯內知男

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

主樂人也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二人又以縣官事怨

樂府游激莽師古曰樂府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

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康長吏子弟斫破

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莽自髡鉗衣赭衣及

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

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

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六

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忘之罪放為首罪名雖

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

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

之心止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

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

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

放歸第視毋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

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

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

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

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

中郎將將兵隨度還將軍范明友擊烏相還請大將軍

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

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

賢于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與矣及禹誅

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

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

近寵貴此於外戚放子光嗣侯赤後自修明習漢家制

度故事有放侯遺嗣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

司空更封官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
武昭宣世歟隨陵凡三徙復遷杜陵

齊曰為南齊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

周高齊書曰周高為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言

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

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益

質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卷終

前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前漢書六十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

之張湯為廷尉史使索邊失亡師古曰謂因虜人為寇

也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

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選師古曰選謂

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

大抵放張湯而善侯司師古曰觀上所欲擿者因而陷

之孟康曰擿音齊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

律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謂周曰

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

謂明表也既當時為是向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至

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

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師古

事皆歸廷尉也太府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遠證案

數百小者數千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

赴對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以掠笞

定之師古曰定其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

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罪也其罪或非赦例

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

周用法深刻故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

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

以文致之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

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

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及父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

為郡守家些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

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

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

中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

各二人嘉靖八年刊

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

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

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

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

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

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文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

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廼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曰

師古曰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

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不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

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

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

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

會公車門議問其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

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

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師古曰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

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元爭

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

嘉靖八年刊

行真傳三

三

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

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謾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以為丞相父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父是為故舊又嘗

及出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

峻抵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

心羣下謹謹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

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

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

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

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師古曰也

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

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光納其言舉賢良議

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可官試者至為

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

至也言事之人有甚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上書言

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

年與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

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

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

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穎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中人樂成功比典客劉揭

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常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使耳皆封侯元上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皆明習也又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

事申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十萬霍光薨後

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霽氏舊人欲退之而丞

相魏相奏延年素庸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死

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敗之於罪耳延年

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

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此於諸上以璽書

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

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

其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

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

嘉靖八年刊

年普金百斤牛酒如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

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

試者蓋立產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後數月薨謚曰敬

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

奴文韻曰趙充國也臣嘗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

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

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舍師古曰獄案已具官屬稱其

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米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

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

能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

也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俱以

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師古曰

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廼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

宗通用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

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

鳳父頃侯禁與欽尤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

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間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間欽為

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

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

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之制也欽故舉前代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

也窈窕音了反窈音徒了反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

弟則謂之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

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

高年師古曰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七逸篇曰惟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

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失讀曰

快快與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

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

心師古曰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

罪之辜師古曰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

入學師古曰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

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

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

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

色故戒之也師古曰小亦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

行美善也

夫一子宜也而亦伯也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

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嚴監

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君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

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

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

察近屬之符驗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

禍敗局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

之篤仁厚之作也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

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

此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

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曰若是者誠

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

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

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

深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

明矣于新制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

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遠

嘉靖八年刊

李商隱曰遊難也師古曰遊與秀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

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

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異賢良

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

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

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

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

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

曰乘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

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

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昌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

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北也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

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

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

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

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

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廢遺

復與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齊公

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變或

嘉靖八年刊 所集卷之三

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失守心太史子章謂後之

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

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

輦道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

之言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

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

以奉淫侈價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盡也從讀曰縱近詔

讓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讓賊之臣以誅忠良賢後

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

請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

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

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

欽愚讜言不足采其夏上憲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

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當世

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

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

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

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

嘉靖八年刊

義怒以及人

師古曰怒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也志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泣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

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言言

行孝終始不備而患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

考功能於官職遠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下窮觀其所不

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上遠觀其所主

師古曰所為主

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師古曰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

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檢表實去

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

師古曰朱正色也紫間色之

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

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

師古曰耦合也臣聞

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

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

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

唯陛下純德

普施無欲是從

師古曰從讀曰從不縱心於所欲也

此則衆庶咸說繼嗣

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

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即復以病免徵詣大

漢書卷九十九

十五

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數稱達名慮計也

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

延世即成帝時寒河堤者也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

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从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

鳳專政泰重成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

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謔之聽然管蔡流言而

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

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

然有聞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得信開

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魏將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地治定上怒乃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

各數百歲若合符節其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

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周音居竟反頃之後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

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

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

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

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穰侯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

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於身刻已

自責主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

嘉靖八年刊

退之分絮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絮屬絮非王上所

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

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

於宣就封于齊師古曰齊齊城郭也猶嘆息未懷

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

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

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

成王告周公詞也古公必留此毋得遂唯將軍不為

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

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

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

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

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

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

坐言事也如是寒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

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

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

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

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荆美皆此類也師古曰

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

嘉靖八年刊

人欽元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
 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
 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
 陽侯立與業書曰誠恐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
 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
 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下錮陽獄丞相史搜得紅
 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坐免就國其春丞
 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
 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

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又無恐懼之心反因特信其邪
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
即報也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
 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太子受長督賂故就國耳非
 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
 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
 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
 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
夫之掾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
也名隆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陞

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
 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
 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
 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丹行能
 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當獲
 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
 獲大利師古曰幾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
 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
 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二者皆在
 大辟重於宋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

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

橫陵屬也欲以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天下莫不望

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

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

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不以尉示天下反

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

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

日師古曰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白佐史以上至

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

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諸怨故許

嘉靖八年刊

前漢傳三

一四

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嬖妬同產

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也皆老被

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有謗於海

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

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宜蚤以義

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出世師古曰言

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

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

笑師古曰笑音首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

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毋定陶王后為帝太后大

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

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

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

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

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閤略師古曰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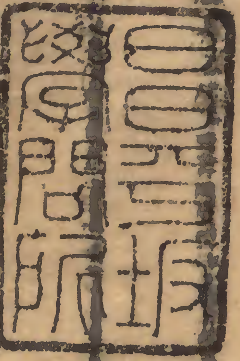
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穎邑公主主無子

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

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
 立朝相與擬衡臣贊曰衡平也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
 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
 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輩自謂唐杜荀喬
 豈其然乎師古曰謝在周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
 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
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知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
 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師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
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耳反戲亦險也稱朱博毀師丹
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美情之議可不畏哉



前漢書卷第三十終

前漢書六十



